

欽定詩義折中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九

曹風一之十四

曹國名在兗州陶邱之北周武王以封其弟振

鐸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蟲也俗名浮生浮生之生爲時甚暫其羽整潔如衣裳之楚楚以喻人之修飾衣裳者有似蜉蝣也君子心有憂焉欲其從我而得所歸庶乎可以久處也處安也得所歸則身安也

言義辨中 卷之九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興也采采華彩也息靜也得所歸則心靜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興也閱與穴通管子曰掘閱得玉是也掘閱之本
色並無所謂楚楚采采也於是而悟性近習遠則
可息處并可說駕矣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閱世也玩細娛而忘遠慮非僅蚩蚩之
氓爲然矣其恃以不朽者何在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矣顧人各有我而迷者不悟矻矻
窮年究不得其所歸則至人之心憂何時已
哉

彼侯人兮何戈與祲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賦也侯人道路迎送之人何與荷同祲及也赤芾
冕服之韠也大夫以上服之侯人荷戈及爲赤芾
者前導也言其榮也三百言其多也朱子曰晉文
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
是與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比也鵜水鳥能入水以取魚在梁而不濡其翼以
比人之在其位而不盡其職也不盡其職則不稱
其服矣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比也味啄遂稱媾寵也不濡翼魚在水中不入取
也不濡味魚在水面亦不啄也以比人之居其位
而不事其事也如是則有負君之寵遇矣

蒼兮蔚兮南山朝隴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此也薈蔚盛多貌濟升也婉變柔順貌季女少而
未字也朱子曰薈蔚朝濟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
也季女婉變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
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國家之爵祿原以
待君子非以予小人一予小人則爵祿不足
以爲勸矣且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小人之進
者愈多則君子之退者愈困朝廷之用舍盡

言事抄
卷之六
三
與草野之好惡相反則其國可知矣魏之伐
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
其功曹之候人小人居其位而無其德君子
有其德而無其位二國之政令相同而其危
亡亦相似觀於此者可以鑒矣

鴈鴈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

比也鴈鴈布穀也含哺其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
而上均平如一也淑善也淑人君子以善養人之

君子也儀禮也鴈鵠在桑而其子有七以比王者
宅中御宇而衆建諸侯也諸侯雖衆而王者相待
之禮儀均平如一如鴈鵠之哺其子也夫其儀之
一者非外飾也王者之心視天下爲一家視萬民
爲一體以治萬民者惟諸侯故其心與之固結而
不解也治本於禮禮本於仁心結斯儀一儀一而
天下定矣

鴈鵠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
其弁伊騏

比也騏青黑色也鴈鳩在桑而其子異處以比王者居京師而諸侯各居其國也梅美木也其子在梅喻國治也諸侯能治其國則天子無爲而治但見其帶絲弁騏恭已垂裳而已蓋治戒其紛更而心防其驕泰故無爲者所以養無事之福而恭己者所以清敬事之原也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比也棘惡木也忒差也其子在棘國難治也諸侯

不能治其國亦不必遽有兵刑之加仍以禮治之而已等威嚴而使不敢僭予奪當而使不敢肆天子之儀不忒則諸侯各謹其度而四國正矣蓋儀之一者非無別而概施之也賞善罰惡使之同歸於正故其儀有時不一而未嘗忒也不一而不忒乃所以爲至一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比也榛衆木也其子在榛如常者也諸侯亦不必

有奇才但安分守職則宣天子之德以臨其民而四國之人皆歸於正矣正是四國所謂百辟其刑之也正是國人所謂四方其訓之也至於四國之人皆沐天子之仁則普天之下同祝一人之壽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所必然也

鴈鴈四章章六句

鴈鴈思聖王也曹叔振鐸太姒之少子也親承文王后妃之訓習覩武王成王之政而深識治化之原意曹之人猶有聞而知之者故

鳴鳩之所言與二南無異也心如結兮所以
正心也帶絲弁騏所以修身也正是四國則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心結儀一所以明明
德也正是國人所以新民也胡不萬年則新
命矣蜉蝣揭大道之要鳴鳩敷至治之澤三
代以上之學猶可想見焉讀者不可不盡心
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比也冽寒也浸漬也叢生曰苞稂莠屬周京周之

西京也周自東遷之後王命不行於諸侯大國行虐政以侵害小國如寒泉之浸苞稂不滋其生而反傷之詩人有感於此故愴然寤歎念周在西京之時未嘗有此事也案曹共公之時晉侯初伯執曹伯畀宋人又分其田後乃以賄免若四國有王豈至此哉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愴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也蕭蒿也稂猶害穀蕭則野生而已而寒泉亦浸之以比當時小國有罪無罪皆不免侵削也京

周西京之周也西京之周不同於東遷之周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比也蓍筮草也利用前民勝稂蕭遠矣而亦被浸
以比當時小國亦有賢君而終不得免也京大師
衆也念西京之大衆足以鎮服四國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比也芄芄美盛貌郇文王之後左傳曰畢原豐郇
文之昭也郇本侯爵稱伯者爲州伯也竹書載昭
王六年王錫郇侯命是以郇伯繼召伯也言西周

之時天下之民咸被王澤如芄芃之黍苗又有陰
雨以膏之也其所以膏澤下逮者由四國諸侯皆
知有王無敢自專而王又命郇伯甸宣以勞來之
是以大國之虐政不行小國咸樂其生而傷今之
不然也不思召伯而思郇伯者是時郇入於晉矣
以見晉侯居郇伯之地而不能繼郇伯之業也故
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作傷天下之無
王與詩人有同心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下泉思治也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
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尙存如碩大
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
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
閒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
則自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
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傅良曰
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聖人
於變風之末係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

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曹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風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雍州岐山之北棄爲后稷封於邵其子不窋失官而竄於戎狄之間不窋之孫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述后稷公劉之化作七月之詩謂之豳風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者附焉